

庆祝建国60周年重点作品

大脚娃娃

《铁道游击队》「芳林嫂」的真人版

生来是大脚，八旬传奇婆

一路走来，踏过民族的苦难与艰辛

王金年 著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感人至深的爱情传奇 触动心灵的人性故事

像《白鹿原》、《丰乳肥臀》一样好看的史诗性作品

陈忠实、张炜、刘庆邦

联袂推荐

大脚娃娃

《铁道游击队》「芳林嫂」的真人版

生来是大脚，八旬传奇婆

一路走来，踏过民族的苦难与艰辛

王金年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脚姥姥 / 王金年著. —广州: 南方日报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80652-836-5

I. 大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6446 号

大脚姥姥

王金年 著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: (020) 87373998-850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投稿热线: (020) 87373998-8503 读者热线: (020) 87373998-8502

网址: <http://www.nanfangdaily.com.cn/press> <http://www.southcn.com/ebook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序言

写完爷爷写姥姥

而且，仍是以同样的叙事方式（第一人称），给你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。时空跨度同样不短，从义和团到改革开放，八十多年。

“你不会重复吧？”

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：不会。仅故事发生地就完全不一样，《百年匪王》的发生地是我的老家沂蒙山区，而这次则是鲁南枣庄。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，我对这里似乎更有感觉，也更有感情。

如果说《百年匪王》的结构是单线式的，因为重点笔墨是写我爷爷的一生，那么这部的结构则宽阔、厚实得多，它不仅写了我姥姥的一生，还有我的大姨、二姨、我妈（阴差阳错，都是大脚），以及大姨夫（老红军出身的八路，后叛变）、二姨夫（“汉奸”工程师，命途多舛）、我爸（新四军营长，爱江山也爱美人），还有那个因在朝鲜被俘而苦难一生的小舅；即便是对第三代人，即我的两个表哥（一为毛大发，政治小爬虫；二为范国庆，既有思想又有个性）、海萍姐（圣女贞德）、我以及我弟弟二林的描写，也是全面、细致的。

至于表述方式，依旧。仍是该叙述的叙述，该描写的描写；叙述尽量精练简约，描写力求细致入微。

语言风格也没变，也是改变不了的。它一如歌唱家的音色，能使你读着读着或忍俊不禁哈哈一笑，或愤怒至极想去揍人，或掩卷无语沉思感叹，或泪流满面呜咽不止…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“只有一种声音的，肯定是谎言。”现在的国人需要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事实。想倾听另一种声音的，请跟上我姥姥的一双大脚……

《百年匪王》及这部《大脚姥姥》几乎是同时构思的。因为我有种预感。仅仅一部《百年匪王》容纳不下那么多的故事及思想。所以，在《百年匪王》推出

后，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这一部的创作，除去先期的筛选材料的时间外，真正写就，时间不过四个月（其间还没误了我每天去喂三群流浪猫）。

由于我至今手写，雇人打字、校对又耽误了不少时间。我之所以没学会打字，是习惯使然，即不愿放弃手写时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愉悦感。

我之所以将主要人物定为老人，一是因为每位老人都是一部历史，二则是因为写老人能够写出他的个性。如果说爷爷有几分传奇，那么这位姥姥则有几分神秘——重要的是，我几乎巧妙地将鲁南地区的近代大事件囊括一空。

有趣的是，《百年匪王》的“真假问题”困惑了不少人，包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沈庆均先生（和我同龄）。2006年4月26日，他来济南参加作品讨论会，下了火车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是你家的真事吗？”结果还是错了，被罚酒一杯。

现在，这部《大脚姥姥》又呈现给大家了，我们不妨来个有奖竞猜：看看我写的是真事，还是假事（我再暗示一遍，枣庄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直到初中时虚报年龄入伍——炮兵12师15团……）。猜对的，奖本书一本。

阅读（如今含上网）、思考、创作是我与生俱来的兴趣。就像老牛生来就要耕地，蜜蜂生来就要酿蜜，我无法想象，如果生活中没了这三项，生活还有什么意义。而在这三项中，我认为第二项最为重要。是的，作为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。没有独立思考，读了等于白读，写了等于白写，写出来的玩意还是亩产10万斤，万岁万万岁……那还不如不写。

最后致意影视界的朋友，这部同样会引起各位的关注，希望有识之士抓紧时机。老实说，这部要比《百年匪王》人物更具个性，故事线索更复杂，因而更适宜改编电视剧（《百年匪王》影视版权已被山东天麦影视公司及广东华夏影视公司买断，这两家公司实力雄厚，它们准备与中央电视台通力合作，打造一部30集的重头戏）。

欢迎大家与我交流，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。大家的鼓励和批评是我创作的重要动力。

也欢迎大家来济南做客，猪头肉管够（看完这书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专提猪头肉啦，呵呵）。

谢谢大家！

2008年8月于济南甸柳小区

目 录

序言

写完爷爷写姥姥 / 1

- 第1章 一出生就克了16条人命 / 1
- 第2章 大毛子、二毛子、三毛子统统砍头 / 3
- 第3章 遽启边衅者，一律弹压 / 6
- 第4章 吃百家饭，穿百家衣 / 8
- 第5章 天下奇闻，一裹（脚）就发烧…… / 9
- 第6章 如此启蒙：会背不会认（写） / 12
- 第7章 青梅竹马的偏偏是“大少爷” / 14
- 第8章 “大脚不得进吴家” / 17
- 第9章 “偷出”了改变命运的印章 / 20
- 第10章 命中注定，贫贱夫妻 / 22
- 第11章 兰心蕙质，几曾作女红 / 26
- 第12章 三女一男，个个有戏 / 28
- 第13章 那时上学是免费的 / 32
- 第14章 各有所长，亦有所短 / 33
- 第15章 以廉为先，以民为本 / 36
- 第16章 国民政府的第十一品官 / 39
- 第17章 革命就是要革吴四爷那样的人 / 44

- 第18章 无意中救了一个共产党 / 46
- 第19章 民国海军少校吴玉臣回来啦 / 49
- 第20章 有恒产者有恒心 / 52
- 第21章 佛度有缘人 / 56
- 第22章 真实的台儿庄大战：秘闻、趣事 / 59
- 第23章 你为谁守扬州 / 64
- 第24章 人加言为信 / 66
- 第25章 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 / 71
- 第26章 鬼子想家时也是哭 / 75
- 第27章 罗政委嫌“酱豆子”不辣 / 79
- 第28章 大姨夫是个老红军 / 82
- 第29章 天赐良缘于斯人也 / 85
- 第30章 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 / 87
- 第31章 史志上没有记载的一次反扫荡 / 90
- 第32章 我家的表叔数得清 / 92
- 第33章 先结婚的是二姨 / 94
- 第34章 大姨想结（婚）没结成 / 98
- 第35章 小鬼子不会煮包子（水饺） / 103
- 第36章 “我的，汉献帝刘协的后代大大的” / 106
- 第37章 走日本宪兵队的“后门” / 108
- 第38章 和电影里演的大不一样 / 111
- 第39章 窝里斗 / 114
- 第40章 给“伙夫”（胡服）同志当伙夫 / 116
- 第41章 八路军打下了吴村镇 / 119
- 第42章 大姨婚期再次推迟 / 123

- 第43章 一夜情有了大表哥 / 127
- 第44章 宪兵队使了美人计 / 130
- 第45章 1945年8月10日：日本投降 / 133
- 第46章 阶下囚突变座上宾 / 136
- 第47章 真实版的铁道游击队受降 / 140
- 第48章 南京：蒋总统台鉴…… / 143
- 第49章 新四军PK“眼镜鬼子” / 147
- 第50章 淮海战役的大英雄 / 150
- 第51章 分地啦，分人啦…… / 153
- 第52章 谏语既出难收回 / 158
- 第53章 小舅当了志愿军“书记” / 162
- 第54章 被杀的老黄牛用力一顶 / 165
- 第55章 比人高的大炸弹没爆炸 / 169
- 第56章 人看其小，马看爪蹄 / 172
- 第57章 操美帝国主义（FUCK U.S.） / 177
- 第58章 俺就是没有当奶奶的命 / 182
- 第59章 爸爸，您不是电影里的坏蛋 / 184
- 第60章 我们家的南泥湾 / 189
- 第61章 七仙女下凡 / 193
- 第62章 “他们必须向我道歉” / 197
- 第63章 可怜的校长奶奶 / 201
- 第64章 振臂一呼震全国 / 205
- 第65章 猪圈里藏三个老干部 / 208
- 第66章 “姥姥我给你抠腚眼” / 212
- 第67章 溃堤 / 215

- 第68章 半夜母猪叫…… / 217
- 第69章 大脚一跺：刀下留人 / 219
- 第70章 枣庄的第一台日本东芝彩电 / 223
- 第71章 二妮呀，你真是个没福的人 / 226
- 第72章 雨中黄树叶，灯下白头人 / 230
- 第73章 冲喜与“状元红” / 235
- 第74章 台湾又来人了 / 238
- 第75章 七十古稀，八十整寿 / 240
- 第76章 可怜无定河边骨 / 243
- 大结尾：生不同衾，死亦同葬 / 246

第1章 一出生就克了16条人命

1899年（光绪二十五年）阴历三月十七，我的家乡鲁南抱犊崮、枣庄一带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“桃花雪”。这场罕见的大雪不仅砸碎了盛开的桃花，连德国人刚刚立起来的煤矿井架子也下白了。就在这场纷飞的大雪中，我的姥姥出生了。从此，她用她那双特有的大脚，开始了她80多岁的传奇人生。

姥姥出生时，出来的首先是脚。

姥姥的母亲是头胎，只觉得很费劲，低头一看：“我的娘来，这么大的脚……”当时便昏了过去。

先出脚就是难产，一天一夜的折腾开始了……从出生到满月，仅一个月的时间，尚在襁褓中的姥姥接连克死了16个人！从此后，人人都说我姥姥命硬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姥姥也就成了抱犊崮山区和枣庄一带的大名人。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“芳林嫂”就有她的影子……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济南上大学期间，曾跟该书的作者，著名作家刘知侠老师谈过，我说：

“刘老师，我觉得我姥姥完全可以写一部非常精彩的长篇。”

刘老师当即表态说：“完全对，你的艺术感觉很对，我因种种原因不能写了。你就来承担这一重任吧。”

“我看看吧……”我不好说可以，因为那时我毕竟刚刚发过几个短篇。

但自从姥姥知道了我这一想法后，老人坐不住了，整天催我：“大林啊，你不是……是说要写写我吗？怎么还……还不写？”

“我太忙了，单位的事……”当时，我已在济南的一家报社干了记者，附带还有拉广告的任务。

“记者不……不也是要笔杆的吗……”姥姥一辈子不认字，除了罗荣桓同志（她一直称“罗政委”）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她起的大名“刘大风”三个字以外。但她记忆力惊人。

“等我忙完这阵子就写……”

“贼羔子，尽……蒙我。告诉你，刘主席当年吃过我的菜煎饼。”她指的是刘少奇同志。当年这位“胡服同志”在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，过微山湖时，真的吃过她烙的菜煎饼。而且姥姥还坚持说：“胡”同志还带了好几张捎给了延安的毛主席。因为她烙的菜煎饼可以放一个月不变味（这是一种技巧，后边我会慢慢地交代）。

“连李蛮子（指李宗仁将军）都奖过我100斤小米，哼……”她一急就拉出大人物来。

姥姥骂我蒙她，对我刺激委实太大。是的，我不能蒙姥姥，不能蒙老人家。于是，多年来，我一直默默地做着这部书的创作准备工作。

对不起，有点扯远了。还是让我们回到姥姥出生的那天吧，回到那场百年不遇的漫天大雪中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一天一夜过去了，还是只生下那两只大脚丫。大脚丫都冻得发紫了。怎么办？

那时的医疗条件可想而知，那些土生土长的乡间接生婆最多只会烧锅开水，找把剪刀，外加一块香胰子（日本的最受欢迎）。

“她爹，你还不想个办法？”有人朝着姥姥的父亲吼道。他是个只知种地的庄稼汉子。

“我……我一个大老爷们，能有什么……办法……”

突然有人提议：“要不去请洋和尚吧？”

“洋和尚”即当地的外国传教士。在我姥姥的老家吴村镇（枣庄以北最大的镇），有一座法国人于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盖起的大教堂。教堂里的神甫是法国人，名叫索郎瓦，当地老百姓都喊他“老索”和“索先生”。老索当年已经60多岁了，其家族是法国南部平原的望族，本人还是个出色的外科大夫。25岁那年，老索却像中了邪似的，抛弃优裕的生活环境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来传播主的福音。在我们那穷山区一待就是20年。20年的生活磨砺，已使他完全鲁南化，说当地方言，穿当地衣服，还吃惯了当地的煎饼和地瓜糊糊，连赶集、布道也是骑毛驴。索郎瓦的周围还有一帮修女，为首的叫玛丽。洋和尚索郎瓦除了看病外，就揣着印刷精美的《马窦福音》向周围的老百姓布道，宣传主的仁爱和互助精神。他还买了一大片山丘地，分给周围的老百姓种，交的租子也不多。很多老百姓都喜欢洋和尚，有的甚至入了天主教，成为他们的教徒。当地人称为“二毛子”。

一听说要请洋和尚，马上就有人反对：

“不行，不能请洋人，他们专吃小孩的心肝，请他们岂不是引狼入室？……”

这一骇人听闻的传说在当地已流传甚久。因为教堂办了育婴堂，专门收养一些死了亲人的孤儿。为了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尊重，索郎瓦对送来婴儿的人还进行奖励。时间一长，有些地痞二流子就骗老索的钱，他们不惜找来濒死的或已经死了的婴儿前来领赏。老索知道后，就痛斥这些人无耻，连连画着十字：“上帝会惩罚你们的，上帝会……”

再接下来，就有小道消息在流传了，洋和尚和洋尼姑们在用中国婴儿的心肝泡酒喝，他们专门喝中国婴儿的血，要不他们的眼睛怎么是蓝的……西县（指巨野县一带）的人已经和洋人干起来了，官府也支持咱老百姓……

但是，有病乱投医。耳听着姥姥的母亲一声弱似一声的哀号，请洋人的主意还是占了上风：“人命关天，救人要紧……”

于是，我姥姥的父亲急急忙忙借了一只毛驴上路了（穷得连头毛驴都没有，可

见俺是九代血贫农)。

.....

洋和尚很快请来了，随行的还有那个名叫玛丽的修女。他俩一人挎了一个红十字包，就是这两个红十字包，救了我的姥姥和她的母亲，只不过是母女俩命运迥然，她的母亲只是活过了一个“满月”。

人们说，姥姥的那声啼哭，非常响亮，响彻了整个吴村镇。

洋和尚索郎瓦和他的女助手玛丽满头大汗地出来时，只是略带埋怨地说了一句：“应该糟糟（早早）地告虚（诉）我们……很简单的，只是轻轻地开一刀……”

后来人们就传开了，两位洋人只是在姥姥母亲的阴道下面轻轻地开了一刀。因为姥姥的母亲是头胎，而且姥姥生下来时就是九斤重（我姥姥身高1.70米，去世后，身高还有1.65米，这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少见的）。

如今这一小手术已不算稀奇。以我女儿出生的1989年为例，当时，一个产房里住了6名产妇，其中四人因胎儿过大而挨了一刀。

但是，就是这救了我姥姥的一刀，却在不久后的日子里直接带来了16个人的死亡，富有戏剧性的是，这16个人是分两批死的！

第一批死的是4个，他们分别是，两位洋“凶手”，牵驴接人的姥姥的父亲，“被洋人割了×的”姥姥的母亲。第二批掉脑袋的，就是12个人啦……当时的峰县令算是勉强保住了脑袋，却被“流放川贵边地……”

第2章 大毛子、二毛子、 三毛子统统砍头

说到这16条人命，就不能不提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：义和拳运动。

众所周知，这场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，并搭上庚子赔款的“匪祸”，最初起始于山东冠县，而那儿离我们鲁南一带，不过两三百里路。冠县犁园屯的拳民起事是1898年，仅一年的工夫，这股洪水就漫到了姥姥的家乡。

当时，义和拳提出的口号是：杀尽一切大毛子、二毛子、三毛子……烧毁所有的教堂。谁是大毛子呢？就是那些“黄毛碧眼”的外国传教士及所有的外国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“尽斩刀下”；那么二毛子呢？就是那些信了教的中国人；三毛子则是那些帮着教会、教堂做事的中国人，如花匠、厨师、女佣；四毛子则是说洋话，

用洋文的文化人；五毛子则是家中买洋货，用洋货的人……以此类推。最后，这帮人杀红了眼。最后死在这帮人刀下的是枣庄一新式学堂的十几个小学生，因为他们用了洋人的“铅笔”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鲁南一带本来就民风剽悍、习武成风（据说，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走至台儿庄大闸口，遥指南部山区，口吐圣言：穷山恶水，泼妇刁民）。义和拳的打杀风潮一旦传来，各地自然是揭竿而起。最先来煽风点火的是几个滕县的拳民，自称“大师傅”，而他们的“大师傅”则是兖州府的。兖州府的“大师傅”则是冠县的，那才是真正的“大师傅”。但这并不妨碍一级传一级，一地传一地。这让我们想起了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的说法。

几个滕县来的大师傅先是在镇街口耍了一阵子大刀和吐火球，接着开始张贴标语：

神出动，仙下山，
扶我大清来练拳。
兵法艺，都学拳，
要杀鬼子不费难。
烧铁道，拔电杆，
海中去翻大轮船。
大法国，心胆寒，
英美德俄哭连连。
一概鬼子全杀尽，
大清一统太平年。

接着就号召众多乡亲参加他们的队伍，为首的可做二师兄、三师兄（一到外地就可升官，前提是扩编队伍）。

那位大师兄五短身材，说话像打雷：

“我们要杀尽洋人。洋人不在洋国，到咱们大清国来作甚？”

“洋人还说我们男的不该留辫，女的不该裹脚……”

“还说咱们的伙房和茅房、猪圈不该垒在一起……”

“他们还不让咱打自己的孩子呢，说这是侵犯人权。去他娘的鸡巴……”

人们越来越愤怒，纷纷议论洋人不是人熊揍的，是猴子和老母猪云云……

这时，几个小混混朝滕县来的大师兄喊了几句。五短身材的大师兄脖子变得更粗了：

“什么？这里的洋和尚见过咱大清娘们的光腚，还割了咱大清娘们的×？走，找他们算账去！”

“走，算账去……咱大清娘们的光腚，咱还没见，倒叫洋人见了。”

“要割×也该咱大清人来割。”

这一天，正好是我姥姥满月的日子。

.....

这帮人很快包围了那座大大的教堂。索郎瓦虽然有所准备，但也只能是紧关大门不出，站在二楼上向着狂怒的人群继续传播他的福音：

“兄弟们，姐梅（妹）们，以生（圣）父、生（圣）子、生（圣）灵的名义……”

但不等他说下去，人们已冲进教堂将他和玛丽修女揪了出来。大师兄晃动着手里的鬼头刀：

“黄发禽兽你听着，为何看我姐妹光腚？为何还要割她的×？……”

“上帝呀，这是多么淫秽的字眼……”索郎瓦哭笑不得，只是连连画着十字，“兄弟呀，那是因为难产，那是一种手术，是科学。”

“去你的狗屁科学。俺大清人自己生孩子，管你屁事。”大师兄当即决定，砍头示众。

当地的小混混恨不能“立即执行”，因为他们平时因送死婴骗钱而受到过索郎瓦的训斥，再就是他们看到了索郎瓦腰里缠的那些花花绿绿的“鹰洋”（即法郎，币值很高）。

大师兄鬼头刀举起的时候，索郎瓦喊了一声：

“慢！”

“啥屁事？快说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俺想期（吃）一块煎饼……”索郎瓦说这话时，花白的胡须抖动着，流露出哀伤、无助的目光。这位60多岁的老人，已经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煎饼找来了。索郎瓦眯起眼睛，很有滋味地吃着。两行浑浊的泪顺着蠕动的嘴角流了下来。

几张花花绿绿的“鹰洋”从索郎瓦的腰里滚落下来，小混混们等不及了，高喊着快点快点。只见大师兄手中的鬼头刀一闪，索郎瓦那颗饱经沧桑的脑袋便一下滚动到了三丈外，而那张大张开的嘴里还含着一块没有咽下的煎饼。

一股炽热的鲜血“吱”的一下，溅到了一旁的修女玛丽的脸上，这位连只鸡也不敢杀的修女一声尖叫，便昏了过去，连声上帝也没顾上喊。

这一声尖叫提醒了那几个小混混，他们的口水一下流了出来：“这洋娘们两个大‘妈妈’（鲁南土话，指乳房）不小，先别杀她……”

大师兄奸笑一声，挥了挥手。几个小混混七手八脚把玛丽拖进了屋里。不一会，便传来了玛丽凄惨的叫声。几个小混混轮奸了玛丽。后又用木棍捅进了她的下体，造成大流血不止，最终，玛丽的上帝也没救得了她。她的那双美丽的大大的蓝眼睛至死圆睁不闭，任谁也合不上。

杀完了大毛子（同时焚烧了教堂，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），又开始杀二毛子、三

毛子。

姥姥的父亲和母亲是作为九毛子给砍死的。理由是：姥姥的父亲太不爷们，居然拉着毛驴去请洋和尚来割自己老婆的×；至于姥姥的母亲，则被称为“婊子”，说连“婊子”也不如，好好的大清的×，竟然让洋人来割着玩。

.....

中国人历朝历代讲究“斩草除根”。在我姥姥一家人身上自然也不例外。带着姥姥父母的一身血腥，大师兄对着襁褓中的姥姥举起了鬼头刀。恰在这时，奇事发生了：

只见尚在熟睡的婴儿猛然睁开眼，“嗷”的一声长啼。这一声长啼高亢嘹亮，响震寰宇，如一声旱天惊雷，惊慑四方。伴随着这一声长啼的还有更加惊人的动作，“呼”的一下，一双比通常的婴儿大得多的大脚丫霍然伸出，差点踢到大师兄的鼻子，将所有的拳匪吓了一跳。

信神信鬼的大师兄一下丢了手中的鬼头刀，扭头就往外跑：“有鬼啊，有鬼啊……”
其他的小喽啰自然作鸟兽散……

姥姥大难不死。

第3章 遽启边衅者，一律弹压

俗话说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

义和拳的暴行很快被制止，并被弹压。这就要说到当时山东的主政官袁世凯了。
请允许我引用一点历史资料：

“（山）东省民教不和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。前任（指前任巡抚毓贤）自己怕洋人，而煽动百姓与洋人闹事，未免太左。”（《袁世凯致徐世昌函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）

稍为有点历史公正感的人都可看出，袁世凯在这一问题上是很有远见的。说这名后来的北洋重臣或“洪宪皇帝”高瞻远瞩一点也不为过。故袁世凯一接手山东大权，便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镇压。当时，清政府称“义和拳”是“左道邪教”，颁发《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》，令袁世凯“见匪必杀，匪集之庄炮轰”，地方官吏“捕获匪民，不必开堂问案，就地处决”。

袁即对所有“遽启边衅者，一律弹压，以消弭祸端”。遂使这股祸水北移，经直隶而祸京城。直至招来八国联军入侵。腐败的满清帝国战败，签下耻辱的《辛丑条约》，以赔偿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而告终。同时，比日本更坏的沙俄还趁机占领了东北。现有史料为证：

“拳匪起于山东，而祸大之发，仍在直隶……试拳匪妖术不验，斩之以循……缉办拳匪为务……匪于山东不能驻足，则尽遁而至直隶。”（紫萼著《梵天芦丛录》卷二《庚辛纪事》）。

邹容在其名著《革命军》中说得更直接：

“有野蛮之革命，有文明之革命。”“野蛮之革命有破坏，无建设，横暴恣睢，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，如庚子之义和团，意大利加波拿里，为国民添祸乱。”

那段时间里，短短的六年（1894—1899年），山东居然换了四任“省委第一书记”：李秉衡、张汝梅、毓贤、袁世凯。政局之败乱，可窥一斑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索郎瓦神甫的上级教会组织云济会（franciscans，中心设在山东临清）也紧急照会满清政府，强烈抗议义和拳暴民的残暴行为，要求严惩凶手，赔偿损失。当时，遍布山东各地的教堂及教会组织，均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。经费一般由罗马教会传教总部、巴黎国际儿童福利会，经香港天主教堂（即香港外方传教部），从香港中国银行汇款。

当时的峰县县令接旨“弹压”，不敢怠慢半步，立即组织兵勇前往吴村镇抓人。义和拳这帮乌合之众哪是兵勇的对手？第一个玩完的就是大师兄，他口念咒语“刀枪不入”冲在最前边，肚子让兵勇的毛瑟枪打成了蜂窝，血淋淋的肠子拖了一地。其他人一看，纷纷下跪投降。

接着，“赐死令”从兖州府快马递到。所有参与辱杀两位洋人的人，一律处死。这样，前后共有12人掉了脑袋。

更可笑的是，那名老家为甘肃岷县的邱姓县令，刚刚处理完这事，便接到了巡抚袁世凯的处罚决定：“……处置不力，姑息纵容；故革职查办，流放云贵边地以求效力赎罪。”（见《峰县志·旧编》）

……

很快，新上任的县令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厚殓索郎瓦神甫。当地官员原先的设想是，将他俩的尸首运回国内安葬，一切费用由当地负责。不料，索郎瓦的家人却表示，愿尊重索郎瓦本人的遗愿，将其安葬在中国。因为老索曾多次表示，自己要活到80岁，死后就葬在吴村镇。地方政府只好照办（玛丽的尸首则运回了她的祖国比利时，因为她受到了魔鬼的性摧残，只有回到母亲身边灵魂才能安宁）。

索郎瓦的墓很简单。但墓碑却是上等的，是用抱犊崮的青钢石做的，上刻这样几行大字：

以主的名义，阿门，这里埋葬着来自法兰西共和国的神甫冉·索郎瓦。一个已经融入了当地，并为当地人谋福利的外国人。他不幸死于1899年的义和拳祸……

题字的人是吴村镇的富绅，落榜的秀才吴仁德（官称“吴四爷”，他的故事非常多，且是姥姥的救命恩人）。

这块青钢石碑历经春秋，饱受风雨，一直屹立不倒。

几乎一个甲子年后的1966年，红卫兵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兴起，从枣庄开来的红

卫兵将其推倒砸碎（带领这支人马的就是我的大表哥毛大发，时任红卫兵总司令。那时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名曰红小兵）。

第4章 吃百家饭，穿百家衣

当时姥姥刚刚满月，一下子没了爹娘，这可难为了周围的街坊四邻。依照习惯，人们急忙禀报了镇上的吴四爷。在吴村镇，四爷既是富绅，又是“镇守使”（民国后改成镇长）。

吴家早年就是读书人家，世袭官爵。祖上曾被皇上封过五品的功名（有职无权）、七品的诰命。道光年间家里还挂过“千顷牌”，意即家产千顷。吴家一生积德行善，从不欺负穷人。他们家的门口常年拴着几头牲口，谁用谁牵走，晚上放回时还不用喂料。有一年，吴家的狗咬了邻居的小孩，吴家的太爷爷三番五次登门道歉。到了吴四爷这一代，家风依旧。吴四爷大概是善良过火了，每每考试，总是紧张，一紧张就拉稀上厕所。所以，屡考不上，以后干脆就不考了。吴四爷说，我不在官位，照样留名声！那个时候，读书人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宝贵。

吴家人一贯温良恭俭让，镇上甚至出了个“吴家大院——不正”的歇后语，足以彰显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的大度（第75章时我再揭秘底）。

至于吴村镇则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子。据考证，大约建于北宋年间。人们传说，陆游还曾带兵驻过此地。吴村镇是枣庄北边的一个大镇，再往北就是抱犊崮山区了。吴村镇原是个村，以后才繁衍成了一个镇。镇子的东部为商贾云集地，为镇；镇子的西部多是些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佃户，为村。吴村镇凸显了旧中国“亦工商、亦农桑”的鲜明特点。

将镇子一分为二的是条河，当地人称龙泉河。其实是没龙的，河也不宽，更不深，沙质河床。平日里，水仅漫脚脖，只有夏季雨水才多。山洪会从抱犊崮山区冲下。这时，河才有个河的样子。河水自东往西流。据说，一直汇入微山湖。

1941年夏，铁道游击队奉命护送胡服（刘少奇）过微山湖，我姥姥和铁道游击队的男爷们一齐顺河而下，顺利到达湖边。

龙泉河不大，但却是吴村镇及下游一些村庄的生命河。两岸的老百姓都要饮用这条河的水，并用来浇地。

吴村镇的围子便是依河而建，这样龙泉河也就成了围子的护城河。围子有近两丈高，最宽的地方能跑开一挂马车。围子是清同治年间为了防范南方来的捻军而修建的。当时围子里所有的人家都使了钱，吴家自然是拿大头。围子外的穷人则出